
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3 ·

哲學·宗教類

群經概論

群經概論

經今古文學

經學教科書

中國經學史

范文瀾著

周予同著

周予同著

劉師培著

馬宗霍著

上海書店

周予同著

群經概論

羣經概論目錄

導論

經的定義——經的領域——經的次第——六經與孔子——經學的派別

一

本論

一 易經

八卦與重卦——易經的內容與作者——易傳的內容與作者——易學的派別

一一

二 尚書

尚書的種類——今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——古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——偽古

二八

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——尚書學的派別

三 詩經……………三五

詩經的內容與篇數——風雅頌的區分——國風的次第——大小雅的篇第——

三頌的篇第與作者——詩序的作者及其爭辯——詩經學的派別

四 三禮——周禮儀禮與禮記……………四三

周禮的命名與篇第——周禮的來源——周禮的作者及其爭辯——儀禮的篇目

與次第——儀禮的作者問題與完缺問題——逸禮的來源與真偽——禮記的篇

第——禮記的來源及其爭辯——禮記各篇的「定性分析」——禮學的派別

五 春秋——春秋經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……………五九

編年的春秋經——經傳的分合——春秋的命名——春秋的通名與專名——春

秋的作者與孔子——左傳與春秋——左傳的作者及其爭辯——左傳的來源——

公羊傳的「異義」——公羊傳的作者及其爭辯——穀梁傳與公左——穀梁

傳的作者及其爭辯——春秋學的派別

六 論語

八一

論語的篇第——論語的種類與變遷——論語篇數的異說——論語的編者及其
爭辯——論語的命名與其別名——論語學的沿革

七 孝經

八八

孝經的篇第——孝經的版本及其爭辯——孝經的作者及其爭辯——孝經學的
派別

八 爾雅

九六

爾雅的篇第——爾雅的命名——爾雅的篇數問題與其解釋——爾雅的作者及
其爭辯——爾雅的來源——爾雅學的沿革

九 孟子

一〇三

孟子的內篇與外篇——孟子的作者及其爭辯——孟子的「升格運動」——孟
子學的沿革

羣經概論

導論

經的定義 中國經學，就時間方面說，僅從西漢初年起計算，已經有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；就分量方面說，僅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著錄，已經有一千七百七十三部，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；然而，經的定義是什麼，到現在還是一個爭辯未決的問題。

我們要曉得經的定義，先要曉得經學上的學派。經學的學派，下文擬另節敘說，現在只要先知道大概可分爲四派：一、「西漢今文學派」；二、「東漢古文文學派」；三、「宋學派」；四、「新史學派」。對於經的定義一問題，「宋學派」及「新史學派」不甚注意，但「西漢今文學派」（以下簡稱今文派）與「東漢古文文學派」（以下簡稱古文派）卻是各有主張，而且爭辯非常激烈。

今文派以爲經是孔子著作的專名。孔子以前，不得有經；孔子以後的著作，也不得冒稱爲經。他

們以爲經、傳、記、說四者的區別，由於著作者身分的不同，就是孔子所作的叫做經，弟子所述的做法傳或叫做記，弟子後學展轉口傳的叫做說；一如佛教稱佛所說的爲經，禪師所說的爲律，爲論的不同。所以他們以爲只有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是孔子手作，可以稱經。而樂在詩與禮中，本沒有經文，所以實際上只有「五經」這個名辭可以成立。總之，依今文派說，所謂經，只有詩三百、五篇，書今文二十八篇，儀禮十六篇（喪服傳爲子夏作，不計），易的卦辭、爻辭、象辭、彖辭四種，以及「斷爛朝報」似的春秋經。對於這主張堅決地提出的，始於清龔自珍六經正名及六經正名答問諸文。其後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、廖平的知聖篇以及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諸書，亦時有更明確更有系統的解說。

古文派與今文派相反，以爲經只是一切書籍的通稱，不是孔子的六經所能專有。在孔子以前，固然已有所謂經；在孔子以後的羣書也不妨稱爲經。他們以爲經、傳、論的不同，不是由於著作者的身分的區別，而只是由於書籍版本長短的差異。經的本義是線，就是訂書的線，也就是論語上所謂「韋編三絕」的「韋編」。古代經書竹簡，長短是有一定的，或二尺四寸，或一尺二寸（見鄭玄論語序）傳是「專」的假借字，專在說文釋爲六寸簿，所以傳就是比經短點的書本。論，古僅作「侖」。

比次竹簡，使有次第，就稱爲論語；之所以得名，就因爲他是將孔子師弟問答編次成帙的緣故。所以他們以爲經是一切羣書的通稱，如國語與語「挾經秉枹」，則兵書可以稱經；王充論衡謝短篇「至禮與律獨經也」，則法律可以稱經；管子有經言、區言，則教令可以稱經；漢書律曆志援引世經，則歷史可以稱經；隋書經籍志著錄畿服經，則地志可以稱經；墨子有經上、經下篇，韓非子內外儲說，篇另立綱要爲經，老子到漢代鄭氏次爲經傳，賈誼書有容經，則諸子也可以稱經。總之，依古文派說，經是一切書籍的通稱，不能佔爲五經、六經、七經、九經、十一經、十三經等經書的專名。對於這主張堅決地系統地提出的，始於近人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及原經諸文。

此外，還有立場於駢文學派的見地，而提出經的定義的。他們以爲經是經緯組織的意思。六經中的文章，多是奇偶相生，聲韻相協，藻繪成章，好像治絲的經緯一樣，所以得稱爲經；換言之，六經的文章大抵是廣義的駢文體，也就是他們所謂「文言」。所以其他羣書，只要是「文言」的，也可以稱爲經；如老子稱爲道德經，離騷稱爲離騷經等。道派是始於清代反桐城派的駢文學家阮元；到近人劉師培著經學教科書，更提出比較有系統的主張。

對於經的定義，以上三派，駢文學家借易經的文言以自重，近於附會，固不足取；但古文派過於空泛，今文派過於狹窄，也未見得使我們心服。總之，經是中國儒教書籍的尊稱，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，所以經的定義逐漸演化，經的領域也逐漸擴張，由相傳爲孔子所刪訂的六經擴張到以孔子爲中心的其他書籍，如孟子、爾雅等。

經的領域 依上節所說，經的領域，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而逐漸擴張，所以在前代的記載上，每有六經、五經、七經、九經、十經、十二經、十三經及十四經、二十一經等等的稱號。

六經 以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六者爲「六經」，始見於莊子天運篇。稱六經爲「六藝」，始見於史記滑稽列傳。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襲用劉歆七略，編次儒教經典的書籍，稱爲「六藝略」，所謂六藝，也就是六經。

五經 六經去樂，稱爲「五經」。宋徐堅等初學記說：「古者以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樂、春秋爲六經。至秦焚書，樂經亡，今以易、詩、書、禮、春秋爲五經。」按樂經的有無，今古文學的主張完全不同。依今文學說，樂本無經，樂即在詩與禮之中。依古文學說，樂本有經，因秦焚書而亡失。上舉的初學記，可視爲古文

學說之一例。今文家對於這主張最說得透澈的，首推清邵懿辰禮經通論。邵氏說：「樂本無經也。……夫聲之鏗鏘鼓舞，不可以言傳也；可以言傳，則如制氏等之琴調曲譜而已。……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，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。……欲知樂之大原，觀三百篇而可；欲知樂之大用，觀十七篇而可；而初非別有樂經也。……先儒惜樂經之亡，不知四術有樂，六經無樂，樂亡非經亡也。周秦間六經、六藝之云，特自四術加以易、春秋耳。」據他的意見，五經而稱爲六經，完全是習慣的關係；因爲古代樂正崇四術（詩、書、禮、樂）以教士，後來加以易、春秋，遂稱六經；其實樂本來是沒有文字的。（或又主張六經去春秋而稱五經；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「五經何謂也？易、尚書、詩、禮、樂也。」按這說不甚通行。）

七經 「七經」的名稱始見於後漢書趙典傳，繼見於三國志蜀書秦宓傳。清全祖望經史問答解釋說：「七經者，蓋六經之外，加論語。東漢則加孝經而去樂。」清榮紹炳考古類編解釋說：「有稱「七經」者，五經之外，兼周禮、儀禮也。」據這二說，則七經有三義：一以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、論語爲七經，二以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春秋、論語、孝經爲七經，三以詩、書、儀禮、周禮、禮記、易、春秋爲七經。

九經 「九經」的名稱始見於唐書儒學傳谷那律傳。柴紹炳考古類編說：「有稱『九經』者，七經之外，兼論語、孝經也。」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說：「唐分三禮、三傳、合易、書、詩爲九。」據這二說，則九經有二義：一以易、書、詩、儀禮、周禮、禮記、春秋、論語、孝經爲九經，一以易、書、詩、儀禮、周禮、禮記、左傳、公羊傳、穀梁傳爲九經。

十二經 「十二經」的名稱始見於莊子天道篇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有三義：一以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六經，又加六緯爲十二經。二以爲易上下經，并孔子十翼爲十二經。三以爲春秋十二公爲十二經。其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：「唐太和中，復刻『十二經』立石國學。」這十二經是指易、書、詩、周禮、儀禮、禮記、春秋左傳、公羊傳、穀梁傳、論語、孝經、爾雅。

十三經 「十三經」的名稱始於宋。皮錫瑞經學歷史說：「唐分三禮、三傳、合易、書、詩爲九。宋又增論語、孝經、孟子、爾雅爲十三經。」明顧炎武日知錄亦說：「唐時立之學官，則云九經者，三禮、三傳，分而習之，故云九也。……宋時程、朱諸大儒出，始取禮記中之大學、中庸，及進孟子，以配論語，謂之四書。本朝因之，而十三經之名始立。」據這說，則以易、書、詩、周禮、儀禮、禮記、春秋左傳、公羊傳、穀梁傳、

論語、孝經、爾雅、孟子爲十三經。

十四經 此外還有「十四經」的名稱，蓋附大戴禮記於十三經。宋史經學 齊 佔 畢 說：「先時，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，稱十四經。」

二十一經 又清代段玉裁主張於十三經外，應增大戴禮記、國語、史記、漢書、資治通鑑、說文解字、周髀算經、九章算術八書，爲二十一經，以爲這些都是保氏（周官掌教國子的）書數之遺。見章炳麟檢論清儒篇。

總之，經的領域逐漸擴大，現在依普通的習慣，以十三經爲限。因爲十四經的名稱不甚普遍，而二十一經不過是清代樸學家個人的主張。

經的次第 經的定義及經的領域兩問題以外，經的次第也是經學上一個素被忽略而其實非常重要的問題。對於經的次第，「宋學派」及「新史學派」無甚意見，但今古文學派卻仍是爭辯不決。

六經的次第，今文學派主張（1）詩，（2）書，（3）禮，（4）樂，（5）易，（6）春秋。而古文學派主張

(1)易，(2)書，(3)詩，(4)禮，(5)樂，(6)春秋。他們兩派除在爲行文便利而偶爾顛倒外，決不隨便亂寫。現先將今古文學派的證據列下，然後加以說明。

一、今文學說：

(1) 莊子天運篇「丘治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。」

(2) 莊子天下篇「詩以道志，書以道事，禮以道行，樂以道和，易以道陰陽，春秋以道名分。」

(3)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「詩、書序其志，禮、樂純其養，易、春秋明其知。」

(4) 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漢初傳經諸儒說：「自是之後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。言尚書自濟南伏生。言禮自魯高堂生。言易自淄川田生。言春秋於齊、魯自胡毋生，於趙自董仲舒。」（按依今文說，樂本無經，故缺。）

(5) 荀子儒效篇「詩言是其志也，書言是其事也，禮言是其行也，樂言是其和也，春秋言是其微也。」（案缺易。）

(6) 商君書農戰篇「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春秋。」（案亦缺易。）

(7) 淮南子泰族訓「溫惠淳良者，時之風也；淳龐敦厚者，書之教也；清明條達者，易之義也；恭儉尊讓者，禮之爲也；寬裕簡易者，樂之化也；剌幾辨義者，春秋之靡也。」（按易序偶亂）

(8) 禮記經解「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，時教也；疏通知遠，書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；絜靜精微，易教也；恭儉莊敬，禮教也；屬辭比事，春秋教也。」（按易及樂序偶亂）

(9) 禮記王制「順先王時，書、禮、樂以造士。」

(10) 莊子徐无鬼篇「橫說之則以詩、書、禮、樂。」

(11) 荀子儒效篇「故詩、書、禮、樂之歸是矣。」

(12) 論語泰伯篇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

(13) 論語述而篇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」

二、古文學說：

(1) 班固漢書藝文志「六藝略」序六經次第，首易，次書，次詩，次禮，次樂，次春秋。

(2) 漢書儒林傳「漢興，言易自淄川田生；言書自濟南伏生；言詩，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。」

生。燕則韓太傅；言禮則魯高堂生；言春秋，於齊則胡毋生，於趙則董仲舒。」又下文序漢儒傳經的次第，亦是先易，次詩，次禮，次春秋，與史記儒林傳不同。（按古文說，樂經亡佚，故缺。）

（3）班固白虎通彙論五經篇「五經何謂也？易，尚書，詩，禮，樂也。」（按未及春秋。）

（4）許慎說文解字序「其稱易孟氏，書孔氏，詩毛氏，禮周官，春秋左氏，論語，孝經，皆古文也。」（按孟氏當作費氏，說見康有為新學僞經考說文序糾纏及章炳麟檢論清儒篇。）

（5）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「易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、尚書、歐陽、大小夏侯、詩、齊、魯、韓、毛、禮、大小戴、春秋、嚴、顏、凡十四博士。」又下文序諸儒傳經次第，亦是先易，次書，次禮，次春秋，與漢書儒林傳合，與史記儒林傳不同。（按「毛」字衍文，說見顧炎武日知錄「史文衍字」條及皮錫瑞經學歷史「經學昌明時代」章。）

（6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「五經六籍，聖人設教……今以著述早晚，經義總別，以成次第，出之如左。」按下文次第，一、周易；二、古文尚書；三、毛詩；四、三禮；五、春秋。又說：「周易雖文起周代，而卦爻伏犧；既處名教之初，故易為七經之首……古文尚書，既起五帝之末，理後三皇之經，故次於易……」

：毛詩既起周文，又兼商頌，故在堯舜之後，次於易書……周儀二禮，並周公所制，宣次文王……春秋既是孔子所作，理當後於周公，故次於禮。」按六經次第，與漢書藝文志相同。

(7) 唐長孫無忌 隋書經籍志序諸儒傳經次第，亦先易，次書，次詩，次禮，次春秋，與漢書藝文志相同。

今古文文學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，是有意義的。所謂意義是什麼呢？就是古文文學的排列次序是依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，今文學卻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。古文學家以易經的八卦是伏羲畫的，所以易列在第一。書經中最早的篇章是堯典，較伏犧爲晚，所以列在第二。詩經中最早的是商頌，較堯舜又晚，所以列在第三。禮樂，他們以爲是周公所作，在商之後，所以列在第四、第五。春秋是魯史經過孔子的刪改，所以列在第六。這理由，在上引的經典釋文序錄裏，已經說得很明白。至於今文學家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，頗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。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，所以列在先；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、社會學及政治學的思想所在，可以說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，所以列在後。又詩書是符號的（文字的）教育，禮樂是實踐的（道德的）

陶冶，所以詩書列在最先，禮樂列在其次。這理由，就上引的春秋繁露玉振篇的文句，也可以窺見大概。

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的詢問，古文學家為什麼以時代的早晚爲六經次第的標準，而今文學家為什麼又依程度的淺深爲標準呢？這就不能不論及這兩派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。古文學家視孔子爲一史學家。他們以爲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，所謂「六經皆史」；孔子只是前代文化的保存者，所謂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。孔子既是將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傳授後人，則六經的次第應當按史料產生的早晚而排列。今文學家視孔子爲教育家、哲學家、政治家。他們以爲六經固有前代的史料，但這只是孔子「託古改制」的工具。孔子所着重的，不在於六經的文字事實，而在於六經的微言大義；這正如孟子讀美春秋所說，「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」。孔子既是一位改制的「素王」，則六經的次第當然要按程度的淺深而排列。至於這兩派的觀察究竟孰優，現因限於篇幅，暫略而不論。（可參考拙著經今古文學「經今古文異同示例」章。）

六經與孔子 儒教的經典，以孔子爲中心，這是很顯然的事實；但孔子與六經的關係究竟密